

A / PV 901

## 第九〇一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三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 議程項目九

## 一般辯論(續前)

一. Mr. BA (馬利)：因為馬利共和國是在比較特殊的情況下加入聯合國的，所以我代表團未能在較早的時期祝賀 Mr. Boland 被選為大會主席；我們認為大會是世界上最能代表各國的機關。

二. 在論及我們全體所關懷的各項重要問題以前，我要提到法國代表說我們尚未習慣於大會公允作風的諷刺言論，他說那句話的原因是我們指責強行推薦我們入會的權術手段，這種手段當然祇會破壞我們的真正民族獨立的政策。

三. 我只要指出馬利共和國政府經由廣播和報紙，包括法國報紙在內，曾確切否認它曾請法國推薦入會。對各位富有經驗的外交家們，非洲新獨立國家所採取的若干立場可能似覺粗魯，甚或鄙野，但是我們對外交的觀念是以法律、誠直、正義及真理為基礎的。因此它在基本上與舊“文明”國家的奸巧外交相反，這些國家一面恭維無所不至，一面卻時常採用口是心非、陰謀詭計的武器。

四. 由於十五年革命鬪爭的結果，我們放棄了這種辦法，我們在馬利採用了坦白直說的標準法國作風。要知道法國殖民主義者如果能在一九四五年在各屬地人民對法國解脫納粹桎梏所作的決定性貢獻之後，解放這些人民，我們或者可以對於這個偉大機關的傳統獲得較久的經驗。自從我們發言〔第八七六次會議〕之後，有人企圖把馬利描述成一個頑童，因為其新獲得的獨立而過份興奮，過於莽撞，不守常軌。但是沒有人告訴我們常軌是什麼。我們在此地不是人云亦云，採取有違我國人民及其政府的願望的立場。我們在此地不是為了增加機械式的多數來支持某一個大國或利益集團。我們認為中立主義，一個活躍的積極的中立主義，其要素並不包括放棄真理和道德，也不是像 Jaures 的名句所說，在以得志的謊話為根據的法律前面低頭，

甚且不是對我們大大小小、工業化和發展落後各國所寫的歷史採取堅強不變的態度。

五. 我們心目中所見的中立主義是未約定的國家為了探求最有效的方法，使分裂世界的兩大政治經濟制度能夠和平共存，並在反戰爭販子的鬪爭中努力不斷鞏固和平，所採取的政策。

六. 只有在這種意義下纔能對我們適用“未約定”一詞。其實我們是約定了的——二十多年來一向和爭取其自由和繁榮的各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事業約定；我們約定要打倒不管新舊的所有各種帝國主義，反對殖民地控制及隨之俱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種族壓迫。

七. 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的若干官員，紅鉛筆在手，發現我們首次發言中有“錯誤”和“遺漏”。其中他們說，我們以中立主義和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對峙，實則他們認為他們只是主張自由企業而已。他們說我們只泛稱帝國主義，他們認為我們應該只說法國帝國主義。他們似乎認為非洲人口中的“帝國主義者”無非是指美國。

八. 這些代表們對我們沒有批評東方國家，特感不安。我們必須指出這種態度殊非他們的光榮。就我們而言，我們拒絕與這種無恥的以長者自居的態度，這種圖將我們新興國家置於某某集團之下的公然敲詐，發生任何關係。我們一再說過我們拒絕以我們非洲人的尊嚴換取空談的援助。這些帝國主義的陰謀家忘了我們非洲自由運動的領袖們不是在使館、衙門或銀行，而是在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鍛鍊出來的。他們曾在殖民地壓迫的現成情況下實地研究殖民主義及其原動力帝國主義。

九. 我不擬論及殖民地壓迫的不同方式，因為別的代表們已經在我以前說過。我要在此地特別對幾內亞元首 President Sékou Touré 的警警、嚴肅和建設性發言〔第八九六次會議〕致敬，它可以作為非洲團結問題的參考，可以認為是擴大、澄清並適時訂正萬隆及非洲新獨立國家各次會議所提出的意見的文書。

一〇. 殖民地控制所必有的政治壓迫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就我們而言，它到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方告終止，雖然事前曾逐步對民族獨立的要求作若干

讓步，准許各殖民地半自主或在一大堆“綱領法”中管轄其內政，以圖減輕這種壓迫的毒害——這一切都似謂殖民地人民天生低劣，如突然獲得過多自由，勢將不知所措，為准其充分享受獨立，勢將喘急致死。

一一．幾十年來都有人為殖民主義者及種族主義者寫文章，提供抑制任何獨立願望的理論。英美派及德國派的人種學，還有法國派，衆口一聲，發現了科學的理論，證明殖民地人民的種族低劣，其中哥必羅(Gobineau)、拉布治(Vacher de Lapouge)、佛羅比紐斯(Leo Frobenius)及羅森堡(Rosenberg)是特別出名，並且從殖民主義的領域達到了希特勒及法西斯時代的種族主義及反猶主義的罪惡理論。列非布魯爾(Lévy-Bruhl)不甘後人，提出了“黑人的智力原始而不達邏輯”的假定理論。法國為笛卡圖及人道主義者的祖國，然而其各屆政府在這種可能極度阻礙法國殖民主義帝國解放運動的理論被人利用的情況下，竟然無動於衷。

一二．但是殖民地政權的支帆仍然是經濟壓迫，在本大會中已有人從詳說明：奴隸貿易經濟，商品經濟，剝削原料，以較殖民地中歐籍工人少十倍的挨餓工資來剝削賤價勞工，差不多到處採用的制度，犧牲糧食作物或真正有利農民大眾的作物而種單一作物或工業作物，而且這一切還附帶着與中古世紀相似的農作方法。帝國主義者的一切行動及他們在消除殖民地制度途徑上所放下的一切障礙，都起因於這種對殖民地的經濟剝削。卡坦加省的割據及阿爾及利亞的情勢，譬如哈西麥沙烏德(Hassi-Messaoud)或艾支烈(Edjelé)為例，證明了殖民主義者沒有其他目的，只求將附屬領土的原料及動力資源送到母國。在這方面，殖民地政府把它們自己作成帝國主義的熱心奴才，保衛殖民地托拉斯，那些國際獨佔企業托拉斯代理人的利益，而不惜殘暴壓迫工會和解放運動。

一三．由於附屬領土中人種集團間種族衝突加劇的結果，部落主義是今日對我們若干國家的安定的最嚴重威脅之一。殖民者在殖民地生活所有各方面的優越感現象，如白人與黑人間工資差異及分別集體談判，僅僱用非籍官員擔任輔助職位，如輔助辦事員、輔助醫師、輔助護士等等，在殖民地國家內造成了令人遺憾的卑劣感，根除這種卑劣感是消除殖民地制度的最棘手問題之一。這種壓迫方式在希特勒主義者的法西斯瘋狂及南非的極端殖民主義政府而達其極。我們將於後來再論到這一點。

一四．在殖民主義者的劣行中，最惡劣者為文化壓迫，造成了極不幸的智識優秀份子及有訓練技術人員的缺乏。若干殖民國家在這方面較其他國家開明的事實，並不能為任何人解除罪惡。文盲是我們全體國家的大患。在馬利共和國(前法屬蘇丹)，人口有四百五十萬人，學齡兒童中實際入學者只有百分之七。愚昧成了殖民主義的有力盟友，文盲主義在我國造成的災禍與身體痛苦同樣的深；而且這二者總是相連合的。

一五．早幾天比利時代表圖使我們相信剛果學生人數約達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不久即可有剛果大學生協助已畢業的人，我聽了頗感傷痛。有這樣充分的智識和技術人力後備軍，這真是一個幸運的國家！但是我們相信這只存在於比利時代表豐富的幻想中，誰敢那樣厚顏無恥地在學識深邃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的面前說前比屬剛果有訓練的人差不多和印度一樣多。

一六．一個推行最惡劣方式的殖民主義，其後果今日危及世界和平的國家的代表，竟有這種完全荒唐的言論，所有誠實人非加以譴責不可。

一七．甘地的國家擁有數千年的文化，產生了許多才智卓越的人士，包括諾貝爾獎金的得獎人，或者在克服其經濟落後情形方面尚待推進，但這與因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圖謀保持利益而進行的混亂與罪行而更深創巨痛的剛果可怖悲劇，毫無相同之處。

一八．我們之所以要描述殖民主義的一切罪惡，是因為我們認為應該提醒對殖民地人民犯有罪行的那些人，和在歡迎我們加入這個各國的大家庭的掌聲中想把舊事一筆勾消而對我們大談殖民主義積極方面的那些人。他們對我們說到所造的橋梁、學校、診療所、俱樂部、金屬打底的道路等等，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對我們說所獲得的利益，從被壓迫國家的農業及礦藏資源榨取的鉅大利潤，受奴役的人力或他們在一切殖民地及帝國主義戰爭中所用的炮灰。

一九．我們不知道奴隸制度有任何積極方面，我們向各自由民族和自由人挑戰，請對我們證明他們自己願意忍受這種所謂壓迫的積極方面。

二〇．我們說到殖民主義的苦毒，不是為了單純的罵詈之快。我們並不採取祇以充滿痛苦和恥辱的過去為基礎的僵硬態度。正如有一位代表很適當指出的，一個人民必須記得其過去，方能建立其將來。在另一方面，一個人民也不能僅在它的過去中生活，必須以其一切力量及一切技能致力於將來。

二一。我們的民族願望和我們的發展計劃當然不能以深溺於悲痛而得完成，但是也應該以過去為今日之師，這就是我們所要做的事。

二二。正如許多發言人所已經說過，我們對聯合國寄有很高的希望，我們也承認急要和我們非洲的十五個兄弟國家同在此地取得我們的席次。我們還等候其他的國家在非洲及其他地區的殖民主義終告肅清時取得它們在這個機關中的合法地位。我們到此地來，帶有青年所特有的反映我們各國人民有紀律的熱忱。我們到此地來，帶有我們對人類及各國人民的命運的熱烈信心，以及與所有各國人民無保留合作的誠懇願望，以求在為和平的戰鬥中取得勝利，並增強各國人民間的親善關係。

二三。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所完全信賴的本大會中有若干令人驚異的發展，使我們深感痛苦與不安。

二四。首先，早幾天，在永無了結的程序辯論之後，對建議東西兩方再作接洽的決議草案[A/L.317]進行了表決。這個決議草案是亞非集團有名望的成員提出的，反映所有大小各國在這個發言臺上所採取的正式立場；它們都已聲明，縱非和平的保護者，但至少也是熱烈主張和平及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並堅決反對冷戰的人。

二五。由於巧妙的程序手段，這個決議草案被否決了，一家巴黎的偉大報紙對此報導如下：

“它[大會]以四十一票對三十七票，棄權者十七，否決了阿根廷修正案。但是 Boland 主席宣稱‘總統’及‘部長會議主席’這幾個字未經必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應自中立國家提出的決議草案中刪去。”

二六。我不能批評曾經大會認可的主席對表決的解釋，但是我想這許多手段的一部分，造成那個報所說的“對未約定國家的有用的勝利，阻遏了新興國家控制聯合國的可慮趨勢”。這個報又說：“西方現有似成爲唯一反對在最高層和解者的危險。”

二七。在這個表決之後，誰能真正認爲當真希望和緩緊張局勢呢？這是我們失望的真正原因所在，因爲爲了我們的發展和我們的國家建設，我們計劃的成功，簡言之，我們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緩緊張局勢較任何其他條件更有必要。有一位發言人說，冷戰殺我們兩次。冷戰是在戰爭本身爆發以前無情摧毀我們的無數痛苦的根源。

二八。另一個令我們憤慨的問題是拒絕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的問題。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決不能由追隨蔣介石的人所佔領的幾個島的發言人任其合法代表，大會不准中國人民入會，構成一個史無前例的醜事和倒行逆施行爲，大會爲其本身威望計，自始就不應同意。真正積極的中立主義的意義是保衛真理和正義，並在兩個集團的爭執中取中庸之道。人口不到四十萬而且經濟和社會體制的發展遠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也有代表出席這個機關。這樣的一個小國的代表力稱代表權的合法標準不是人口數量，他說到人道價值。他能够厚顏地說他本國一個國民的價值高於來自出產孔子的國家，擁有幾千年的文化背景，而且根據三十多年的革命鬭爭，提供了新的人道主義，因而使今更勝古的一個中國人嗎？

二九。所有各國能够說是平等的真正意義是在其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可分割的固有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缺席似可證明那些日見增加的說“不聯合”國的人是合理的。況且如果大會爲偏私的思想原因而不尊重一個偉大國家的正當願望，高談裁軍及和平也是沒有用的。

三〇。這個拒絕將中國問題列入議程的大會卻以顯明的矛盾，在前天決定進行討論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西藏的問題，似謂大會對西藏問題的決定可對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拘束力，除非本來的意思是叫追隨蔣介石的人，臺灣、金門和馬祖的人來解放達賴喇嘛的國家。

三一。而最可笑，也許我應該說最有趣的悲喜劇，是列入匈牙利問題，而在本大會中卻有當權政府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政府的代表出席。在我出席國際勞工組織會議的兩年中，我聽到過同一老調的同樣變通說法。在此地，積極中立主義者又因想違反它們本意而使它們捲入思想鬭爭者的企圖，而不勝其煩惱。我們在此地也將因爲敢於以法律和正義的名義，主張各國的內政及各會員國的政權是這些國家的人民的事，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而因此可能引起滿口仁義道德的小人們的憎恨。

三二。但是如果大會各會員國要討論每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權，它們要我以公道的名義，建議將此間所有法西斯政權，扼殺政治和工會自由，以種族主義爲一種生活方式或施政方法的國家的代表們，和賴流血革命或武裝反叛而建立其政府的國家的代表們，全都

逐出本大會嗎？如此，聯合國即令不完全崩潰，亦將大大減縮，我想不會有提出這種建議的危險。

三三．心懷不善的人當然可以根據我們的投票紀錄，指責我們膽大妄為，在加入聯合國後幾天之內，對這種複雜急迫的問題採取明確的立場，實則正是在事關這些問題時，才應該強調國家主權及大國與小國的平等。馬利共和國代表將永遠根據公理與正義，並本着馬利人民及非洲人民經過慎重思考的利益而投票。

三四．我們對於非洲各國所集中注意的剛果問題的看法，亦將遵循同樣的保衛正義和各國人民權利的懇切願望。我們熟知這個令人痛心的問題，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響應聯合國的呼籲，把我們最精銳的軍隊派往剛果，因為一個非洲國家新獲得的國家獨立及領土完整必須加以保衛，抵抗最壞的殖民主義。從這個觀點言，馬利也受其本國的卡坦加的威脅，深知殖民主義者的策略是分裂及再征服，使殖民國家保有它認為最好的一塊肉，使它能夠長此控制，保持它在領土獲得國家主權以前不願廉恥剝削其資源的特權。

三五．對比利時殖民主義，世人已有裁判，所有愛好和平及愛好自由的各國政府及人民已宣告它確實有罪。在此地發言的人們都已確實證明了比利時人在剛果宣佈獨立後一個星期所進行的殖民地再征服行動的性質。所謂比利時不會准許剛果獨立而又否認其獨立的似是而非的理由，是經不起分析和事實考驗的。我們常見殖民主義者一手拿出一手拿回的把戲。並且人人知道比利時說它可以繼續掌握剛果而無須假裝准許獨立之說，全屬空談。一個掌握得住的國家是不會准許獨立的；獨立是人民鬪爭的結果，不管它是運用議會方法，得有羣眾支持的政黨和工會組織的有組織行動的和平鬪爭，或者是在有組織的前衛軍後面團結起來的人民的武裝暴亂。比王波德溫在日見增長的人民革命行動的壓迫之下作出准許獨立的姿態，他的行動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聯合均絕對不能抗拒剛果的民意。

三六．你不可能拿出而又同時收回。比利時人利用卡坦加的分裂主義，利用宗貝、莫布土、卡沙扶布這一類的人，或者殖民主義的任何其他傀儡或收買的走狗，最多只能滯緩新國家的組織而已。任何侵略方式均不能恢復攫取剛果最富饒的卡坦加省的比利時及其盟國們的殖民地托拉斯的舊有利益。我不擬詳論“藍

盜軍”到達的情況，也不談如何使用或企圖使用聯合國軍。我們所確知的事是有人企圖消滅中央政府及其首長魯孟巴，共和國的權力完全寄托在他一個人身上。過去的發言人已經證明了根據比利時慣例的“基本法”並未賦國家元首以任何權力。

三七．因此我們不必浪費時間，與違反真理、法律與正義意圖利用聯合國軍來算它們與中央政府的舊賬的一般人討論這個問題。他們願見中央政府在一個傀儡首長的手中，使他們可以沒有困難叫他聽從他們的帝國主義陰謀。因此，不必再多講廢話，我們所有在此地代表世界上自由國家的人，必須立即採取使剛果衝突轉趨有利的唯一決定，這就是重建由議會以民主方式選出的中央政府的權力，協助它鞏固其行政體制，以充分的數量及協調的方式將它所需要的資源供它使用，恢復被“分而治之”的舊殖民地方法所危害的統一，藉以協助它建立該國的經濟。

三八．我們完全支持幾內亞總統主張依據議事規則暫准剛果中央政府合法任命的代表出席大會的提案〔A/L.319〕。

三九．我們在首次發言中指出法國殖民主義者對前馬利聯邦也有過類似的企圖，一種可能消除並孤立前蘇丹共和國即今日的馬利共和國的“卡坦加化”活動。馬利共和國對消除殖民地運動、阿爾及利亞問題及非洲重新集結運動的革命態度，素為法國人所不喜。

四〇．這個陰謀採取傳統的殖民主義方式，以一個虛偽的 President Modibo Keita “政變”為藉口。但是除在巴黎的主動人外，它欺騙不了任何人，因為法國報紙“耳食錄”(Aux Ecoutes)黑字印在白紙上，說一位非馬利人的非洲國家元首在陰謀前十五天就對它的一位編輯宣稱馬利聯邦即告崩潰，這個預言在所述時期之內果然實現。

四一．因為馬利的政治領袖們均已成熟，殖民主義者未逞其發動第二個“剛果計劃”的用心。邊境事件及對財產遭剝奪，窮無所有，被送到蘇丹邊界的馬利共和國人民進行的報復行為，均係週知的事實，並已報知聯合國秘書長，但是這種挑釁行為決不能誘使勇敢和愛好和平的馬利人民對和我們同樣亟圖保護非洲進步價值的塞內加爾人民作自相殘殺的鬪爭。殖民主義者不久就會知道他們這一切都是徒勞無功。他們將自己吃虧，發覺殖民制度已經徹底崩潰，不管是在剛果，在前馬利聯邦或其他地點，他們都不能違抗歷史的潮流。

四二。我現在要對阿爾及利亞問題說幾句話。不管剛果問題如何迫切，七年來成爲法國政治之毒癆的阿爾及利亞殖民地戰爭是所有各地反殖民主義者主要關切之所在。這是今日世界上進行的唯一的戰爭，虛偽的綏靖手段騙不了任何人。阿爾及利亞人民解放殖民地桎梏的鬪爭必須結束。非洲、亞洲、美洲及歐洲愛好和平及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及政府務必不可再以說了“這事必須終止”就算了事，不再援用談判、自決，“阿爾及利亞屬於阿爾及利亞人”及所有其他法國人的口號，而空望一次次拖延的結果或可造成名副其實的“卑鄙戰爭”的崩潰，並於武器及戰鬪經驗日見增加的阿爾及利亞戰士們的七年英勇鬪爭之後，達致得不償失的勝利。

四三。愛好和平及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能够而且必須要求立即停火，並於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全民複決。本組織能够而且必須履行其任務，並立即採取必要的決議。它是世界各國包括法國在內的論壇，鑒於每日有數以百計的青年阿爾及利亞及法國軍人死亡的事實，戴高樂將軍不能再置之不理。如果在有了明白規定的結束衝突的辦法之下，竟仍否認自決的原則，那就是說不與真正及唯一可能的人民代表們，與從事戰鬪的人談判停火條件，然後由阿爾及利亞人民表示他們的意願，那就是故意殘害人羣。虛偽而且不合時宜的“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之說，現在只有法西斯份子加以支持。現在已不可能有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了，正如不可能有法國的蘇丹，法國的、葡萄牙的或西班牙的幾內亞，比國或法國的剛果一樣。從前用以標明殖民地的名詞是造出來適應殖民者的勢力情形的。阿爾及利亞有法籍少數民族並不是說可以以一部分代表全體。等到阿爾及利亞人解放之後，成爲他們的國家和命運的主人之後，他們自可照其他各自由國家的先例，爲這個問題找到民主的解決辦法。

四四。因此馬利共和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主張結束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戰爭，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全民複決及爲這些行動規定時間表的任何提案。

四五。正因爲我們支持以此爲唯一的有效解決辦法，我們反對若干非洲領袖們的不相關連的調解努力。他們在阿爾及利亞人民反抗殖民地暴政中，對阿爾及利亞人民並無特出的行動及援助。爲什麼要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的調解表示歡迎，採用殖民主義企圖造成分裂或淆亂觀聽時所愛用的方式，而對於國王莫哈默德五世和布吉巴總統以馬格萊布(Maghreb)領袖的

資格，代表與阿爾及利亞的命運密切關連的國家所提議的更合邏輯的調解，則不表歡迎呢？

四六。據我們的意見，非洲團結的歷史命運現正而且必將在聯合國中決定。我們的團結及我們非洲的尊嚴，關鍵便是阿爾及利亞問題。我深信非洲的尊嚴將來一定和在過去及現在同樣地安全。

四七。爲了圖謀攻擊馬利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立場，法國國防部的戰略家們發明了或者可說只是幻想出一個康那克立——巴馬科——撒哈拉軸心，幾內亞及馬利據說即以此軸心協助民族解放戰線。這個荒誕的“撒哈拉邊像”的神話只是在我國長達一千五百公里的撒哈拉邊界上進行干涉的藉口，僅存在於法國積極行動份子的幻想之中，這些人一定知道殖民主義完全或差不多沒有留下什麼東西的發展落後國家幾內亞及馬利不可能解決跨越幾千公里撒哈拉沙漠最乾枯的坦勒斯魯夫特(Tanezrouft)區所引起的組織、裝備及運輸問題，特別是空運問題。如果馬利共和國及幾內亞有這種資源，殖民主義者在阿爾及利亞的殲滅戰爭幾年前早就結束了。

四八。我要說到南非及“種族隔離”問題。南非的種族歧視是我們大陸上的污點之一，與阿爾及利亞戰爭相似，因爲該國的許多種族主義及法西斯政府爲史末資政府、馬蘭政府以及實際上其所有各屆政府，均始終反抗並悍然不顧世界上各自由國家文明人民的情感。我們必須使黑人及一切有色人種免受南非的種族危害。正如別人在我以前說過，“種族隔離”是本世紀的大罪行。大會對此也應該考慮所有實際可行的解決辦法，並爲南非聯邦有色人民的解放規定時間表，使非洲那一部分的野蠻行爲得告終止。如果南非不管經濟報復及國際抵制而堅持其現行政策，就應該派聯合國軍隊前往該國。

四九。我現在要說到根絕殖民主義。被稱爲“非洲屆會”的大會第十五屆會真正應該採取實際措施，完全廢除殖民制度。因此馬利將投票贊成規定時間表以求在世界仍在殖民主義桎梏下的各地廢除殖民主義的任何決議草案。肯雅達(Jomo Kenyatta)的國家，莫波亞(Tom Mboya)的國家，以及西非、中非和東非的所有各國必須儘速脫離一切外國控制。在葡萄牙控制下的各領土的人民必須打破其鎖鍊；我們務必不可容許殖民地“葡萄牙人”虛偽的同化騙局來阻礙聯合國的解放工作。

五〇。另一個久經討論的重大問題是援助發展落後國家的問題。這如果不是本世紀的，最少也是戰後時期的大騙局。如果工業發展國家不將此種援助弄成像是施捨和大多數工業發展國家所有的生產過多的危機，或者應該說消費不足的危機所造成的剩餘物資的出路，這個人類一家的特出例子本來足可使“第三個世界”免受飢餓，因而加強穩定及和平的機會。剩餘物資可以暫時——也就是表面上似乎——消除“第三個世界”的飢餓，但是並不以經濟發展的工具供它使用，協助它改變殖民地的體制，促成生活水準的真正改善。在這種方式下，這種援助只是施捨，有傷受助國的尊嚴。

五一。援助也同樣不應該當作敲詐的工具，用以影響未約定國家的態度，保證它們將當然投票支持任何一個國家或集團。援助必須是真正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否則就是有害的。最近的事例應該使發展中的國家相信有審慎的必要，以免因援助而導致經濟奴役，這就是澈底的奴役。

五二。我要在最後說到裁軍問題，因為它是我們的時代的根本問題。馬利共和國是一個剛從殖民主義的深淵中出來的發展落後的小國，需要和平，方能建立成爲一個國家，建造計劃經濟的工具，在國內外鞏固獨立，並保障它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馬利堅決支持全面澈底裁軍及視察一切軍備，如果可以使極端和平主義者滿意，甚至石子投擲器也願包括在內。軍備競賽和冷戰的危險，以及它們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所造成的無可懷疑的害處，世人皆知。馬利主張和平及一切經濟及政治制度和平共存，所以將支持勸請各大國在管制下進行全面澈底裁軍的一切努力，因為它認爲這是緩和緊張局勢及建立和平的決定因素。

五三。我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於日內瓦舉行的國際勞工會議上說過：

“獨立只是一種手段，一個主要的手段，但仍只是一種手段，用以達成名副其實的政策，其中包括提高人民的生活標準及文化。我們的政策將以所有各國人民親善及團結爲基礎。……但是這個團結將平等適用於非洲大陸的所有各國。馬利的外交政策將以尊重每一個及所有國家的國家完整及主權，尊重國際合作，及尊重和平爲基礎。在馬利，我們不屬於實際上不願國際合作，卻到處高談這種國際合作的人們。”

我又說：

“有人說馬利從它的灰燼中重生。我們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大黑人非洲國家……以馬利聯邦作核心。”<sup>1</sup>

我當時所說的話，在今日許多我們的國家進入國際舞臺之後，又鑒於消除殖民制度的光明前途與全世界各地殖民主義告終的情況，尤見其真切。

五四。我要在最後說我們最熱烈的希望是非洲獨立及非洲的統一與團結能在各國人民及民族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在尊嚴中達成，並能對人類有所服務。這就是非洲對世界文明貢獻的代價。

副主席 *Mr. Fekini* (利比亞)就主席位。

五五。Mr. UNDEN (瑞典)：在這次一般辯論中，許多發言人對安全理事會於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剛宣佈獨立後不久受到內部紛擾及其政治與經濟生活到處陷於僵局的威脅時所採取的援助這個新國家的行動，表示讚許。有許多發言人也熱烈讚揚秘書長在執行安全理事會所賦予他的任務時所表現的努力、才能與公正態度。我代表瑞典政府，同意關於聯合國在剛果行動的這些言論。同時，我竭誠希望不管必須克服的種種巨大困難，終能勝利推行此項行動。這種希望所根據的事實是除其他理由外，我們有良好的經驗，知道秘書長和他的共同工作者不僅在剛果，而且在過去的事件中，都曾表現其勝任愉快及採取主動的能力。因為憲章對秘書長在執行聯合國決定政策的機關所賦予他的執行任務時授以獨立的地位，所以有助於他的努力。

五六。剛果問題在最初似乎並無理由會引起特別困難。但是它竟成爭論極烈的事件。它已成爲聯合國所有活動的中心，現在是全世界注意的焦點。安全理事會的第一次行動符合支持這個新國家的普遍願望。似乎在此事中，或可在憲章的範圍內，在各大國對於避免因集團的衝突而使這個重要地區分裂利益相共的基礎上，有合作的可能。剛果共和國不在世界上列入大國權力集團的地區之內。聯合國所採的行動的原意只是限於地方性質。同時各方廣泛感覺到如果聯合國對在剛果所發生的事件無所行動，事實變爲複雜的危機就更大。該國的敵對的政治領袖們有向外國請求援助的可能。這種發展可能造成外國軍隊在剛果土地上相對峙的結果。

<sup>1</sup> 參閱國際勞工會議，會議紀錄，第四十四屆會，第二十七次會議。



五七。不幸雖有安全理事會關於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的一致決議，不僅是關於所採取的若干措施，而且關於整個行動與聯合國在這方面所應負的任務，都逐漸發生了不同的意見。不久之後，剛果問題成了第一等的國際政治問題，產生了正是聯合國所欲防止的情勢。

五八。但是，大會在所召開的緊急特別屆會中幸能同意依照安全理事會及秘書長所規定的政策，繼續聯合國的行動。特別重要的是非洲各國自己對於剛果共和國經由聯合國取得國際援助的好處，有了廣大的同意。

五九。關於若干措施之是否相宜或關於在剛果未採取若干步驟是否妥當，意見容有不同。我不能評論這些問題，因為我們需要澈底了解當地的情況。我只擬對具有比較廣泛性質的若干爭論問題，略表意見。

六〇。一個令人不安及不滿的根源是卡坦加省內所發生的分離運動。但是事實是這個分離運動遭受了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大多數其他非洲國家的政府、安全理事會及秘書長的有力譴責及對抗行動。從在卡坦加省保有利益的比利時方面固然有若干勢力與此作對，但這終久不能勝過反對該省分離的廣泛及堅定的公意。有人指責秘書長未能充分盡力以求實現撤退比利時的軍隊，這種批評在事實和文件的證據之前是站不住的。在極困難的情況下執行安全理事會以空泛詞句所授指示的國際官員們有權期待我們信任他們的誠意。

六一。另一個爭端涉及對於自稱代表剛果合法政府的各個敵對政治領袖們所應採取的態度。在國際慣例上，我們對於外國政府在某一國家發生“政變”或叛亂而有關的敵對領袖們無人獲得全部控制時所處的難境，無不熟悉。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國家往往延遲承認一個新政府，以待情勢轉趨明朗。但是為了保障重大利益及保護國民起見，亦可因情況的需要，在事實的基礎上，與控制該國某一部分的某某當局建立關係，或者也和隸屬不同政府之下的若干當局建立關係。照我的了解，秘書長在兩個或若干當局自稱為中央政府時所採行的便是這種外交慣例。這種態度是為了有關人民的利益，並無對有關當局的某一方有所偏袒的意思。我不必指出這種情勢可能令外國極感困難，使它們遭遇到很難解決的問題。在某些特殊情形之下，行動可能成為發生誤會的根源，這也是不足為奇的。

六二。但是，我們能夠說任何這些爭端的性質嚴重到一個程度，足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在援助剛果的行動中不能共同合作的正當理由嗎？我們所看到的是不是大國的利益衝突？聯合國所進行的援助剛果的行動難道非使我們在冷戰中偏袒任何一方不可？

六三。有時有些發言似乎是說剛果共和國成為各個國家集團間權力鬭爭的目標，是理所當然的事。它們假定西方國家的利益與東方集團的利益必然背道而馳。關於這一點，甚且有人提到一個中立國家的集團，似謂這些國家未結同盟，就是一個充分理由可以認它們為在剛果自有其特殊利益的一個有團結的集團。無論如何，瑞典不認為它屬於一個中立集團。就其本身而言，瑞典不期望因參加援助剛果的行動而受到直接的利益或害處。

六四。但是，我們熱烈祝禱才獲得其政治獨立的剛果人民能夠克服他們所面臨的種種新問題，提高他們的生活標準，建立一個有規律的司法制度與精神文化。我們也誠懇希望剛果在今後能夠避免成為其他大國意圖左右該國的競爭場所。

六五。有人說負執行聯合國決議之責的秘書長在執行決議時必然採取有利於一個國家集團的利益而有害其他國家的方式。這種意見可能是現在略嫌陳舊的共產主義者階級鬭爭說的教條觀念的表現。但是我認為在聯合國範圍內集體對剛果共和國所提供的援助完全符合蘇聯政府首長所時常暢言主張的和平共存的原則。

六六。在瑞典政府決定接受秘書長的請求，自瑞典遣派軍隊時，它的決定的根據包括它所得悉關於這個軍隊的權利、責任及任務的情報。聯合國軍應剛果政府的請求，駐在該國，完全由聯合國指揮，不得成為任何內部衝突的一個當事方面。聯合國的行動應與任何國內當局的行動分開，不得混淆。秘書長也提到過去建立的為聯合國服務的國際軍隊的原則。國際部隊不得用以強制執行有關待解決的問題的任何特殊政治解決辦法或影響對這種解決辦法具有決定作用的政治均勢。這些部隊僅在自衛時方有權行動。參加此項工作的人員絕對不主動使用武力，但在遭受武裝攻擊，包括企圖以武力使他們退出其依指揮官的命令而佔領的陣地時，得以武力還擊。它絕對不是一個為作戰宗旨而設的軍隊，而是一個警察部隊，其責任與一九五六年蘇伊士危機及一九五八年黎巴嫩行動而設立的聯合國軍所執行的責任相似。

六七。鑒於有關此項軍隊任務及責任的這些規則，我國參加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是當然的事，而且完全符合瑞典的中立政策。

六八。有些方面說聯合國軍應該供剛果共和國政府使用，或者說應該准許該政府使用聯合國軍來解決國內的政治衝突。瑞典政府不能同意這種意見。從政治的觀點說，干涉剛果的內政很容易使紛擾擴大，並引起聯合國會員國間的衝突。秘書長曾在安全理事會中表明聯合國在此事中所能提供的軍事援助應遵循的原則，這些原則安全理事會並未表示反對。關於軍隊的權力及行動自由的範圍，有時或有不明確之處，這是不用說的。可能有錯誤，也可能發生意外。但是沒有理由因此而懷疑負責的人的客觀態度及誠意。對於聯合國軍所擬履行的職責，絕對不能有疑問，這是極關重要的。上面說過的過去兩次建立警察部隊為聯合國服務的事件所獲得的經驗可闡明他們的職責。

六九。我現在要轉而論到裁軍問題。我首先要指出各主要大國間關於裁軍的可能及繼續談判的必要兩點，現有意見相同之處。艾森豪總統在他最近對本大會的演說中稱：

“密切注意戰後多次沒有成果的裁軍談判的某些人可能有冷酷的看法，認為這個工作是沒有希望的。這卻不是美國的態度。”〔第八六八次會議，第七十三段。〕

七〇。在他的一方面，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也稱裁軍問題為本屆大會最迫切的問題〔第八六九次會議〕。

七一。我也願意表示我代表團對於日內瓦的三國會談<sup>2</sup>現仍進行其關於禁止核武器試驗的討論，及最近已頗有進展的事實，深感滿意。這是裁軍方面唯一光明之點。現在似乎真有希望可以期待在日內瓦的三大國不久就可以就停止試驗得到協議。這樣的一個協議不僅其本身極為重要，並且可以成為有力的鼓勵，使各大國就核生產及常規軍備達成協議。顯然，三國間的協定必須有其他國家參加，方能使它具有其應有的效力。

七二。我也要提請注意美國最近關於停止為武器目的生產對裂質料的值得注意的提議。艾森豪總統在他對本大會的演說中說：

“如果蘇聯能夠同意停止為武器目的生產對裂質料，若干生產設備就可以立刻關閉。美國願

意在國際視察及查核之下，一個對一個地和蘇聯比對關閉生產對裂質料的主要工廠。”〔第八六八次會議，第七十一段。〕

七三。去年設立裁軍問題十國委員會繼續努力以求解決有關裁軍的許多困難問題，並不是沒有益處的舉動。在六月中，參加該委員會的各大國提出了它們的各個計劃的新稿本，因而對闡明各計劃間所有的差異有了貢獻，這些差異相距頗遠。蘇聯政府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提出了一個訂正計劃〔A/4505〕。我們對各計劃加以研究之後，可以承認其間亦有若干同意之點，這一點也不無重要性。

七四。在各計劃中似乎相仿的各點內，我提到下述三點，並且引述加拿大代表在十國委員會中的發言：

“(一) 裁軍應該逐段進行；

“(二) 在裁軍的任何階段上，不應有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對其他國家達致軍事優勢；

“(三) 裁軍措施應該平衡，例如在核武器裁軍措施與常規軍備裁軍措施之間。”<sup>3</sup>

據加拿大代表在十國委員會中的發言，這三項原則全經該委員會的代表們接受。

七五。我特別要強調第二項原則的重要性。裁減軍備的進行方式，必須使可能敵對各方間的軍事實力均勢不致因之而受擾亂。這是主要困難之一，但在擬訂計劃時，技術上當然並非不能保證逐步實現裁軍的次序不致特別有利於任何一方。

七六。瑞典政府認為如能將無論如何均係必需的準備研究免除政治性質，或可有助於進向共同目標，這就是在有效國際管制下的全面徹底裁軍。我們全知道走向這個目標的每一個重要步驟都需要一個政治的意志行動，一個政治決定。但是經過多年來在不同的機關中辯論裁軍問題之後，似乎無需再以很多的時間作包括整個一大堆問題的一般辯論，以待專家們規劃和闡明許多主要係技術性質的問題。這個觀點已在這次辯論中由在我以前發言的若干代表鄭重指出。

七七。今年聯合王國、蘇聯及美國政府分別提出的三個計劃全提到在裁軍機關內談判到某一特殊階段時召開全體裁軍會議。但是若求有希望在合理的時期內在這種會議中達成積極的結果，必須在召開會議以前由專家們進行徹底的檢討。瑞典政府認為宜由大會對十國委員會作此種指示，以便可有工作的合理組織。

<sup>2</sup>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開幕的停止核試驗問題會議。

<sup>3</sup> 參閱十國裁軍委員會會議，速記紀錄，第四十六次會議。



關於設立專家小組分別擔任檢討裁軍的一個特殊及重要問題一事，要達致協議當無不可克服的障礙。

七八。我現在所說的論據是法國代表 Mr. Jules Moch 在去年提出的。他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對第一委員會說：

“讓我們把它全交給日內瓦委員會。我們也可向該委員會指出專家工作的價值，而不必論及令人失望的過去情形。早在一九五七年，我曾在倫敦建議把範圍明確的問題交由這種小組作技術研究。去年就在此地，我曾建議將這個程序適用於防止意外襲擊，停止為武器目的生產對裂質料，國防預算的研究，軍隊及軍備的裁減，外空的使用，以及每一個這些措施的管制方法。”<sup>4</sup>

七九。Mr. Jules Moch 要想提交專家小組審議的上述問題舉例，亦見於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聯合王國計劃中，列為應在裁軍第一階段中檢討的問題。在聯合王國計劃中，另增備供審議的問題是“在裁減軍備的世界中維持和平的國際權力機構的體制”，但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留到較後的一個階段。蘇聯計劃擬在第一階段進行若干問題的共同研究，如應在第二階段中進行的措施及有關停止核、化學及生物武器的生產及銷毀所存這種武器的措施。在美國計劃中，它說十國委員會在談判裁軍條約的過程中，應該安排並進行必要技術研究，以便製定對計劃中所擬執行的措施的有效管制辦法。這些研究應該提供協議的基礎，以便進行實施在適當階段所研究的措施。它又說早期的研究應在技術上審核必要措施用以就議定的各種核武器發送制度——如飛彈、飛機、船舶、潛水艇及大炮等——之管制、裁減及廢除加以查核。美國計劃也建議對停止對裂質料的生產所必需的管制制度加以研究。

八〇。因此，在西方及東方提出的現有計劃中，都已預計到就許多問題作專家研究的必要。要列舉其他這種問題，並不困難。

八一。雙方都建議設立管制組織，監察旨在裁減軍事防衛的各種措施。在各項計劃中，關於管制的整個問題僅以籠統的詞句論及，很可以交由特設專家小組處理。

八二。核武器運送器的觀念在雙方的計劃中均佔有重要地位。以禁止核武器運送器間接實現有效禁止

核武器的主張，最初是法國提出的。關於此事應該進行檢討，以便決定何種器具，大炮等應列為核武器運送器。在這方面，問題是對核武器運送器使用的禁止或限制到何種程度即可謂處理裁軍問題的全新方法。此點似乎亟需專家小組詳加檢討。

八三。我在前面曾指出兩方面的計劃都預計到裁軍應逐漸分三個階段實現。依照東方提出的提案，第一階段規定為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西方提案的第一階段沒有確定時間，雙方提案的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也沒有確定時間。但是雙方提案都強調有關裁軍的一切措施均應在明確規定的時期內着手。

八四。在權衡一個計劃的重要性時，規定執行各項裁軍措施的時間，極為重要。事實上，如果所提議的各計劃在擬訂時未顧到同樣的時期，就難以比較。十國委員會應就此點對各專家小組予以指示，但當然不預先決定其對這個問題的最後立場。發出這樣的指示含有政治決定的意思，但是這個決定只用為技術研究的工作假定。例如第一階段如果定為五年，專家小組的工作即為預定在五年的過程中可以作何種決定及採取何種實際措施。

八五。因此，我建議十國委員會在組織方面或可略加修正，置於聯合國體系之內。並在其討論之初，設法組織其工作，使它可能儘速得有成果。在聯合國秘書處協助之下，十國委員會應在整個一堆裁軍問題中選擇出具有籌備性質的各項問題，在不忽視最終目標的條件下，能够並且應該由專家加以檢討，而有種種好處。應該強調的是此種建議的工作方法，旨在促成而非阻延結果。因此應該有數目相當多的專家小組在同一時期工作，並向主要機關提出報告。在這些專家中，很可以有不屬於參加十國委員會成員國的人員。

八六。所提議的辦法可能引起異議，說專家們在同意各種結論時所有的困難將延滯各項研究的完成。當然，專家們有時也會採取政治態度，因而在專家之間也發生政治對立的情況。這毫無疑問是可能的事。但是我所建議的辦法仍可較由中央機構直接審議整個一堆技術問題獲得更好的結果。

八七。聯合王國首相在他早幾天對本大會的發言〔第八七次會議〕結尾時說，據他的經驗，在一切人類事務中，都有過份悲觀的危險，也有過份樂觀的危險。照現在的情形看，我難以相信本大會的各位代表會失之過份樂觀。麥克米倫先生顯然特別要我們避免過份悲觀。我認為聯合國會員國很自然地可以在它們

<sup>4</sup> 該項陳述是在第一委員會第一〇三〇次會議發表的，那次會議的正式紀錄祇以簡要紀錄印行。

的工作假定中，認為裁軍問題雖有種種困難，並非無法解決的問題。大會去年所通過的決議案[一三七八(十四)]無疑即以此項意見為根據。

Mr. Boland (愛爾蘭)重就主席位。

八八. Sir Claude COREA (錫蘭)：在一般辯論的現階段，在我們已有的充分討論之後，我代表錫蘭代表團僅就與我們全體有存亡關係的幾個世界性問題略作數言，並不是不略感勉強的。我們的議程項目很多。其中包括有關重要及基本問題的項目，涉及世界和平及安全，與此間參加本大會的所有各國人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利益。我很想論到多數這些問題，但不擬這樣作，因為我知道本大會待辦的工作極多，亟須儘可能早日在全體會議及各委員會中進行實際工作。

八九. 但是請准我說幾句題外的話，向本大會報告一個受到國際注意和重視的國內事件。去年九月中，錫蘭在悲痛的情況中喪失了一位偉大的領袖，國家也在短期內遭遇了困難和不安，但是在今年七月中，在我們自一九三一年舉行議會選舉以來就有的同樣基礎上，這就是全民普選的基礎上，舉行了全國選舉。這次選舉獲得了令人快慰的結果，由一個政黨以有力的多數為領導黨。這個黨的首長是一位夫人，班達拉奈伊克夫人(Mrs. Sirimavo Bandaranaike)，她受命組織政府。她組織了政府，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總理。我們當然因這種特殊的榮譽而自傲，我確信世人特別是在這個時期，也願意知道並注意到我們可以期待一個政治穩定的時期，以及一位能夠而且願意致力於實現我國各民族團結及其政治、經濟及社會福利，並與所有各國維持密切及友好關係的總理，給我們賢明的領導。我知道班達拉奈伊克夫人希望參加本屆會，但是不幸她因為剛開始擔任總理的責任，不能丟開需要她留在國內處理的許多迫切問題。她要我向本大會表示她深以不能在此地出席大會為憾，她希望能在將來參加我們的工作，並代達她的敬意及恭祝本大會的工作成功。

九〇. 我現在要進而論到本大會所特別注意的幾個特殊問題。我要首先對剛果問題略作數言，依有關事實闡明聯合國的立場。現在沒有詳論這個問題的必要，因為它已經列為議程項目之一。在這個問題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七日提到大會第四緊急特別屆會之前，它係由安全理事會處理，該理事會的決定載於它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一致通

過的三個決議案。<sup>5</sup>這些決定並未被批評或指責為對發生之初的情勢及那個時期內的發展有任何欠妥之處。我認為必須指出蘇聯自己曾支持這些決議案中所採的立場，並未在任何時期反對安全理事會所採取的行動，並曾承認安全理事會所採的行動正當妥善。安全理事會的決定之正當，亦可由大會第四緊急特別屆會通過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支持這些決定時所作的明確表決得一證明。原草案是全體非洲國家及若干亞洲國家聯合提出的。我現在引述該決議案的正文第一段：

“完全贊同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各決議案。”

在該屆會中，大會也認可了秘書長對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的實施。我引述同一決議案的正文第二段：

“請秘書長繼續依照上述各決議案之規定採取積極行動。”

這確定了關於與安全理事會行動有關的情勢的事實上情形。

九一. 剛果的情勢仍然遠不能令人滿意，我們有義務採取必要的其他行動，迅速實現恢復穩定的政府及其職權之行使，因而保證安全及治安，並保持剛果共和國的統一及領土完整。大會在第四緊急特別屆會時主張任命一個斡旋委員會。我希望不久即可任命這個委員會。

九二. 秘書長本人也遭受了若干批評，理由為他在實施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時有偏袒或成見。除若干判斷上的錯誤外，我們不相信沒有誠懇地執行這些決議。我們很滿意他的誠意。我們知道他對各屬地人民的自由及獨立有什麼意見，做過什麼工作，我們也知道他奮力工作，並以極可讚揚的專心盡責的態度，執行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問題的決議。我必須指出，每逢他有疑問時，Mr. Hammarskjöld總是毫不遲疑地向安全理事會請示，例如在他設法派聯合國軍進入卡坦加省遇到抵抗，並認為他不應該用武力打進去的時候。他認為編組聯合國軍的原則不許可他這樣辦。這些都是過去幾次行動所遵守的原則，也是安全理事會為剛果問題所核可的。因此他採取了在有疑問時所能夠做到的唯一辦法。他回到紐約來，將這個情況提請安全理事會處理。

九三. 理事會的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為衆所週知。它授權聯合國軍進入卡坦加省，但不得干涉

<sup>5</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卷，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文件 S/4387, S/4405 及 S/4426。

剛果內部的憲政或其他問題的衝突。同時，安全理事會在審議秘書長的報告書<sup>6</sup>後，也認可他的立場及行動。

九四。我們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他實施理事會各決議案時，他不得不採取可能確有不同意見的行動。有人可能認為在這些行動的過程中所有或突然發生的某種情勢應以一種方式處理，而其他的人卻可能認為應採另一種行動。有些人甚至於認為他所採取的途徑反映一種偏袒或具有成見的態度。我自己在安全理事會中說據我的意見，秘書長的若干行動似係判斷錯誤所造成的，但是我們不相信是任何偏袒態度的結果。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像剛果情勢演化所至的這種廣大複雜的情勢中，這一類的錯誤是在所不免的。我甚且可以說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本身就有欠明確。

九五。我們很希望蘇聯能夠了解這一點，繼續保持其對秘書長的信任。當然是因為蘇聯喪失了信任，所以其國務院總理才建議廢除秘書長的職位，代之以由代表西方國家、東方國家及中立國家的三個人組成的執行團或三人團。我們抱歉我們不能接受此項建議。第一，接受此項建議必須修改聯合國憲章，我們自己知道蘇聯是如何堅決反對修改憲章。去年我代表團曾在特設政治委員會的一個辯論的過程中提議修改憲章，以便處理一個可認為僅係技術性質的事項，就是准許增加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的數額，蘇聯代表當時就以他所述的理由反對此議。我引述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該委員會正式會議紀錄：

“Mr. Sobolev 遺憾地指出大會中仍然沒有修改憲章所需的協議範圍。此種事態的主要原因是聯合國中沒有中國人民的合法代表……”<sup>7</sup>

九六。同一的理由現在仍然有效。蘇聯又如何能期望實施其提議而不修改憲章，尤其因為這個提議論及憲章所規定有關本組織體制的一個重要方面？除此之外，我們認為設立三人團來代替秘書長也不能對聯合國的更良好工作方法有任何積極貢獻。不管你稱之為執行團或三人團，照這種建議組成，如果同時給每一個團員以否決權而加牽制，就不可能採取有效或迅速行動或履行其承繼秘書長之後，依據憲章所須負擔的責任。秘書處欲求保持聯合國在冷戰中的公正不偏的地位，並促進和平的利益，就應該不受冷戰的壓力，

<sup>6</sup> 同上，文件S/4475。

<sup>7</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四屆會，特設政治委員會，第一二九次會議，第五段。

獨立行動，並為冷戰集團間的緩衝和橋梁。蘇聯提議中所想像的機構完全是冷戰的產物，即令它能够工作，也不能有任何獨立。

九七。我們認為廢除秘書長的職位將大大削弱聯合國的地位，並危害其前途。我們當然不是不知道如任何大國集團或任何其他重大部分的輿論對秘書長喪失信任，將造成什麼樣的損害。因此我們相信為聯合國本身的利益計，當能對此事再加考慮。

九八。我現在要以幾分鐘的時間談到本代表團認為在國際方面頗關重要的一個問題。我指的是大會本屆會議程上論阿爾及利亞問題的項目。我國政府對阿爾及利亞情勢所採的立場不許可有任何含混或模稜之處。它的政策已經屢次明白說明，我們素來堅持各國人民自決的權利。如果這種自決能以依據談判及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的和平方法實現，我們自極欣慰。不幸阿爾及利亞人民在過去六年中的鬪爭，鑒於它對在極不利的情況下為其自由及獨立而鬪爭的人民所受的痛苦，祇能說是慘痛之至。大會自一九五五年以來每次經常屆會的議程上都列有阿爾及利亞問題。

九九。大會在第十一屆會及第十二屆會一致通過了決議案〔一〇一二(十一)及一一八四(十二)〕，表示聯合國對阿爾及利亞衝突的繼續至為關切，並促請依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解決這個問題。在第十三屆會中，一件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民獨立的權利並關切阿爾及利亞戰爭繼續不已，成為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情勢，而且促請當事雙方進行談判，以求達致符合憲章的解決辦法的決議草案〔A/4075, 第四段。〕，僅以一票之差，未得大會通過。第十四屆會中對此事的經過情形，記憶猶鮮，無需再述。阿爾及利亞的慘痛情事仍令我國政府深懷關切。該國境內的武裝衝突使法國陸軍差不多全部以作戰軍力駐在阿爾及利亞，並使一百萬名以上的阿爾及利亞平民流亡失所，它繼續使國際關係惡化，並增加國際緊張局勢。

一〇〇。照我們的意見，在非洲大陸今日的重大變動中，本問題的解決如再有任何拖延，將對世界和平有嚴重的危機。當戴高樂將軍於一九五八年掌握政權時，當時的情況使我們相信阿爾及利亞問題即可有迅速及滿意的解決。我們歡迎他所發表的聲明，期待他的諾言的實施。時歷兩年，阿爾及利亞的戰爭仍在全力進行。但是不久以前，我們很高興看到法國政府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間似有進行非正式

談判的積極可能。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戴高樂將軍於其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日對國民演說中說：

“尤其是任何方面都不復否認阿爾及利亞人民自行決定其命運是這個複雜及慘痛的悲劇的唯一可能結果。

“在這方面，這個選擇公認應該是完全自由的……”

一〇一．這是來自極重要及權威方面的令人鼓舞話，政治家的話。這一章歷史在如此大的希望中開始，而竟以極堪遺憾和毫無成果的方式結束，令我們更覺痛心，尤其是因為所涉的問題不僅對非洲，而且對全世界的和平及安全有極大的關係。我們惋惜阿爾及利亞人派有代表出席的一九六〇年六月麥隆 (Melun) 會議宣告流產。法國政府必須承認有迫切需要與唯一能够代表阿爾及利亞人民發言的阿爾及利亞團體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

一〇二．法國總統在同次演說中說：“政策離開了現實就毫無價值。”現實是什麼？就是一個除阿爾及利亞人民取得政治自由的願望告勝以外，不會也不能有其他結果的戰爭。這是一個現實。一個民族要求自由的堅決意志不可能被武力摧毀。這是一個現實。法國必須顧到二十世紀中葉的現實，特別是非洲大陸上情形的現實，製定其對阿爾及利亞的政策，使它能夠不負法國革命給予世人的理想，也不負今日政治解放的現實。多數法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都已認識了這些現實。這些人不是不愛法國，而是他們對自由及正當行動的愛好尤有過之。他們有力量使他們所愛的法國，有如此光榮的過去，而且可以看到偉大前途的法國，避免走上對一個民族剝奪其自由並待以不義的途徑。這個民族的唯一罪過是愛他們的祖國，他們在過去和現在均願討論及談判一個光明正大的解決辦法。如果法國不能或不願如此，我們竭誠希望大會在本屆會終能正視其責任，採取行動足以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在過去五年中所造成的無用的、慘痛的和無意義的生命損失。最後解決這個問題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再事拖延。我國代表團將贊同聯合國所認為應該採取的任何措施，以求結束阿爾及利亞的流血，並確使該國人民能有自由及無阻礙的機會，自行決定他們所要建立及受統治的政府。這是我們所了解的自決權，這也必然是戴高樂將軍自己答應他們的自決權的意義。如果這些人決定要獨立，就讓他們獨立。這是他們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否認。

一〇三．我現在要就議程上頗關重要的一個項目說幾句話，我國代表團願於全體會議或委員會審議這個項目時對它作更詳盡的檢討。我指的是一切殖民地及附屬領土的獨立問題。此時我只要說我國政府完全反對殖民地制度的繼續存在，這種制度在二十世紀中葉完全不合時代，必須終止。它是與我們的自由觀念及人類基本權利相背馳的制度。若干殖民國家確曾多所努力，改善屬地人民的情況。我們讚揚這種人道的考慮，我們也希望它們只是準備完全解放這些人民的步驟。因此我們促請採取亟切步驟，使全世界均告自由，庶幾我們在說到自由世界時，所說的是一個事實。

一〇四．不管一個殖民地政府如何優良，不管它如何努力改善屬地人民的生活，均無理由繼續殖民地控制的制度。良好的政府絕不能代替自治政府。在這方面，我們欣見最近有十五個國家自殖民地制度進至自由及獨立，並得以主權及獨立國家的地位加入了聯合國。我們全體都慶賀了它們，並祝它們成功。本屆大會被主席正確地稱為“人道大會”，將因為這個特出的大事而垂諸久遠。在將來寫聯合國史時，將有一章論到這個特出的大事，就是承認這許多泰半來自非洲的國家的自由。

一〇五．因此我們完全贊同號召廢除殖民地制度及要求一切屬地人民解脫任何方式的殖民地控制的宣言[A/4502]。

一〇六．去年舉行大會第十四屆會時，開端似頗順利。國際緊張局勢顯見減輕；國際空氣好轉，去年上半年湧起積壓的烏雲漸漸消散。各大國同意一個新的十國裁軍委員會，因而首次建立了東方與西方間平衡的狀態，克服了自一九五七年談判失敗以後使聯合國裁軍委員會一直不能工作的重大障礙。在此以前，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同意開會討論禁止原子試驗，它們的會議也開始表現積極的結果。因為這些原因，我說國際局勢顯示了改善的徵兆。

一〇七．又在第十四屆會，聯合王國由其外交部長 Mr. Selwyn Lloyd 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裁軍計劃[A/C.1/820]，幾天之後，蘇聯國務院總理也繼之向大會提出另一個裁軍計劃[A/4219]。這兩個計劃在若干方面有差別，但是二者均以全面澈底裁軍的觀念為根據。在去年屆會結束以前，大會一致通過了一個決議案[一三七八(十四)]，接受了赫魯曉夫先生在提出他的計劃時以極動聽的言論力請通過的全面澈底裁軍的原則。

一〇八。不僅如此。赫魯曉夫先生也在此地週遊美國，作總統的貴賓。他在全國各地大受歡迎；然後他在華盛頓會晤艾森豪先生，和他同赴大衛營在和平寧靜環境中談話，探討世界各項基本問題，尋求達致世界安全及和平的途徑，使全體世人都能有和睦、善意及正義。他們的談判顯然頗有成功。他們顯然有更深的相互了解，並在他們的聯合公報中，對皇急等候的世人宣告他們同意國際歧見應以和平談判而不以戰爭解決。在赫魯曉夫先生離去之前，他請艾森豪先生訪問蘇聯，艾森豪先生接受了邀請，並且又擬定計劃在一九六〇年初期舉行一個高峯會議。這是一九五九年的國際空氣。我之所以詳述這兩位偉大人物的會見，只是爲了表示熱忱切望雖然五國決議草案〔A/L.317〕最近未能得本大會通過，這兩位偉大人物仍能決定會晤，因爲只有從這種會晤方能在這個亟切需要善意及和協的時期造成一九五九年的同樣空氣。

一〇九。我們當時認爲這一切可說是偉大的成就，全世界都爲之略覺寬心。大家知道赫魯曉夫先生本人在蘇聯以一切努力籌備歡迎艾森豪先生，並且宣揚兩國間和平關係的主張。當然，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忽然晴天霹靂，發生在蘇聯領土上空擊落美國偵察飛機的事件。赫魯曉夫先生認爲這個飛航是無信義的行動。他認爲他圖改善蘇聯與美國間關係的一切努力都受了嚴重的破壞；從那時起，如此艱苦造成的一切善意均告消失，兩國間的關係急遽惡化。結果是巴黎的高峯會議在尚未開始以前即告失敗，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國際緊張局勢日增，和平的希望在今日實在很黯淡。

一一〇。大會本屆會是在這種空氣之中開始的。本屆會與過去任何屆會不同，因爲除各國來的其他著名領袖外，還有許多國家元首參加。然而不管他們的努力如何，似乎未能立即造成情勢的改善。可是我們知道他們中間若干人所作的一次真正的努力——我也曾提到此點——未能促成大家認爲此時應有的會晤，那就是世界上兩個最強大國家的兩位偉大領袖應該會晤，設法重建一般所稱的大衛營精神。但是，那個機會過去了。各位領袖們，大多數領袖們已經走了，而我們則留在今日國際憂鬱空氣的包圍中，心力交疲地進行我們的工作。可是我們不能灰心，也不敢灰心。因此我們希望進行我們當前的工作，相信失敗爲成功之母，而且不久即可找到建立較好空氣的途徑。

一一一。我國代表團認爲我們有兩個途徑可以有效繼續我們的努力。我所指的是對世界安全與和平有

重大關係的兩個極重要的問題。我指的是必須停止軍備競賽及停止在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發展落後地區因爲飢餓、貧乏、愚昧、疾病，及現代社會許多其他社會病態而引起而且迅速散佈的不平與不滿。這兩個問題通常稱爲裁軍問題及經濟發展問題，是我們必須處理的主要問題。如果我可說一句冷酷的話——鑒於現有情勢之嚴重，我當然沒有理由如此——我或者要問我自己：不管經濟發展如何重要，在這種全體人類盡遭毀滅並非不可能的情況之下，談經濟發展究有什麼用處。當然，我們不能容許我們陷入這種失敗主義的態度。我們必須繼續希望和祈禱，積極工作，以求迅速解決裁軍問題。

一一二。經濟發展問題與裁軍問題密切關連，因爲各國用於軍備競賽的財政資源差不多都致全力於建立並維持最好及最新的破壞武器。經濟發展欲求有效，必須以廣泛綜合的方式入手，不能零星辦理。它必須從所有各方面進攻，以較謀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劃更偉大的理想更多的資源，進行擬訂和準備。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不是至少同樣的重要嗎？事實上這些地區的人口更多。他們更貧窮，比歐洲人民更受缺乏技術及資本的阻礙。我們因對於提供歐洲人民的援助極爲欣幸，但是我們希望也能記住這些其他國家的需要。而要做到此事，我們必須能夠停止軍備競賽，並將浪費在破壞武器，專爲大規模毀滅人類而造的武器上的大部分財源，轉用到建設性的人道目的上來，用以改善全體人類的生活標準，使他們能在尊嚴及滿足中生活。

一一三。我必須承認聯合國及各個國家均在作若干努力，協助經濟發展。這是好的，也是值得歡迎的，但是這種努力非常有限，與巨大的需要全然不成比例。在聯合國中，我們有技術協助的計劃，我們有擴大的技術協助的計劃。我們有特設基金會。我們知道這些計劃所能使用的財力是如何的有限。以設置資本發展基金以便擴大經濟發展工作的提議爲例。它引起極少的熱忱，使人懷疑到世界的整個目的不是建設，而是毀滅，並在其過程中連帶毀滅自己。我在去年曾詳盡討論過這個問題，此次因爲沒有時間，不擬細論。我只願再度提請本大會注意到爲人道計，有採取週詳及大規模行動的必要。

一一四。最後，我說到裁軍問題。這是今日本大會所有的最緊要重大的事項。世界的命運繫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現在所進行的軍備競賽其所以可悲，是因

爲它要不是嚴重破壞參加競賽國家的經濟，便是勢必引起衝突，可能摧毀全世界。軍備競賽是人類最大的愚蠢行爲。它是一個荒唐的怪事。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恢復清醒的神志，使我們早日看到危險所在，以便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巨禍。

一一五。歷史有重演的習慣。因此我們應該學習歷史的教訓。如果我們忽視這種教訓，就是自尋死路。

一一六。我們站在人類所面臨的最可怕的危機之前，卻優閒自若，不以爲意，這種情形令人深覺駭異。似乎是說在問題爲裁軍時，就不用忙。自倫敦裁軍會議於一九五七年失敗後，除加速整軍外，毫無舉動，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方決定設立新的裁軍委員會；但是這個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直到一九六〇年三月方告舉行，幾個月後又告破裂，毫無任何解決辦法。

一一七。顯然，我們當前的最重要任務是求取停止軍備競賽及消除核戰爭危機的辦法。這當然不是片面行動所能做到。全世界的國家，尤其是擁有核武器的各大國，必須作超人的努力，儘速達成協議。我們不要等到房子燒掉纔注意到適當防火。我國有一句古諺，值得我們銘刻心版。這個諺語是：“不要等下雨時補屋漏。”我認爲此語自有至理。

一一八。歷史告訴我們戰爭常按令人難以安心的週期不時發生。我們知道軍備競賽如何在一九一四年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應該明瞭如果我們繼續像現在這樣拖下去，就一定會有另一次大戰，而且這次將是核戰爭，其結果之可怕，令人想到就會不寒而慄。

一一九。同樣的拖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容我引述Sir Philip Noel-Baker所著“軍備競賽”(The Arms Race)一書中的一段：

“但是各國政府，尤其是英國及法國政府，多所拖延，遲不提出確可進行普遍裁軍的提案。日內瓦裁軍會議終於一九三二年二月舉行；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英國政府方提出艾登爵士所擬的詳細公約草案。當時的公論認爲如果這個提案在開始而不是結尾時提出，會議斷不致失敗……但是英國和法國拖延過久，方能決定裁軍究比准許德國重整軍備爲妥；到它們有此決定時，希特勒已經執政，會議亦告終結。”<sup>8</sup>

我們不能讓那種情勢再度發生。這裏面有對我們的好教訓。

<sup>8</sup> P. Noel-Baker, 軍備競賽 (倫敦, Stevens and Sons Limited, 一九五八年)第四十三頁。

一二〇。就我們而言，我們當然不是缺乏裁軍的計劃，這是不錯的。我們所必須克服的是現有的癱瘓狀態，這當然是恐懼、猜疑，甚或仇恨所造成的，拖延或阻止了行動。聯合國必須認識它的責任，並且有所行動，使裁軍談判能夠脫離它所陷入的僵局，並且在比我們在大會中所看見的情形較爲健全的環境中，開始有意義的討論。

一二一。因爲有核戰爭的危險，此時特別需要裁軍。我們知道雙方都不要戰爭。世界上的人民都要和平。小國們不要戰爭。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確信不會發生核戰爭。它可能因意外事件或預定計劃而爆發。

一二二。我們也不能過分依賴熱核武器爲防止的力量。有一個時期，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美國是擁有原子武器的唯一國家。當時它真正是一個防止的力量。現在我們知道美國和蘇聯都擁有巨大數量的破壞力最烈的原子武器，並有完備的整套發射工具。但是在軍備競賽繼續進行中，其中有一個國家可能對另一國家居於確實優勢，這就可能使它發動攻擊。我並不是說一定會如此，但是在達到某種優勢時可能發生這種情事。反擊力量當然仍爲一種防止力量，但是也許有人認爲首次突擊可能將反擊力量完全摧毀。

一二三。此外，我們也不能完全不顧發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有許多方式可以發生意外。安全理事會中的蘇聯代表 Mr. Sobolev 簡單說明了這種可能。他說：

“美國的將領指出迄今爲止，美國飛機於一經查明警報不實時，即於中途折回基地。但是如果美國軍事人員在注視其雷達影盤時，未能及早查明隕星不是導彈，飛雁不是轟炸機羣時，將有何種結果呢？那時美國飛機將繼續飛行，飛近蘇聯邊界。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爲保護蘇聯人民的安全計，將不得不立即採取對抗措施，消滅迫近前來的威脅。”<sup>9</sup>

這是以輕鬆的語氣說的，但是其中有關於可能錯誤及意外事件的應該注意的嚴重要點。

一二四。我們當然可以舉出許多可能發生錯誤或意外事件，以致引起核爆炸的事例。我們也不能否定可能有另一個希特勒興起，一心雄飛圖霸，自以爲天下無敵，決定孤注一擲。因此，裁軍就成爲極關重要的事項。

<sup>9</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年，第八一三次會議，第六段。



一二五。最近我們當然也在裁軍方面有了顯著的進展。如我所述，大會第十四屆會通過了全面徹底裁軍的決議案〔一三七八(十四)〕。兩個主要當事方面提出了達成此種目標的計劃。它們之間有許多同意之點，特別是關於重要的管制問題；但是同時也有它們仍然完全對立的各點。

一二六。我們當然應該力求不低估這個問題之複雜困難。最嚴重的困難之一似與管制的效力問題有關。裁軍不可能完全以信任為根據。必須有一個可以接受的管制辦法。對問題的這一方面曾加檢討的專家們的一般信念是可能擬定一個滿意的視察及管制辦法，並且可以有效。但也許不可能擬定擔保百分之一百有效的辦法。此中必須冒若干危險；否則就不可能擬定所有各方均能接受的任何管制辦法。

一二七。霍浦金斯大學外交政策研究所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六日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報告書中說：

“在一個完全解除了武裝的世界中，即令是極少數的密藏或私造的核武器，亦能破壞國際秩序，使一個國家得以控制其比較信任他人的對方。”<sup>10</sup>

我所引述的這一段反映即令一定知道必須有相當信任的人也不免有那種想法，這當然是假定必須以一切努力，擬定人力所能作到的完善管制辦法。

一二八。但是這是應該記得的一個要點：在管制及視察的問題均被接受之後，如果我們願意放棄管制及視察計劃必須百分之一百絕對有效的要求，即不難發現雙方均可接受的計劃。

一二九。如果我們不同意此點，我們就永遠得不到有充分管制的裁軍。我們就會遭遇一種情勢，這就是最直接有關的各方面，各核武器國家，願意接受裁軍，但不能同意其若干極關重要的方面。我們在聯合國的人不能聽其自然。我們必須考慮我們在這種情況下能作到些什麼事。這就是將裁軍問題提出大會的理由，我國代表團希望我們能夠找到一條途徑，達成有效的裁軍協定。我不擬討論已提出的任何計劃，因為此事可以留待委員會討論裁軍問題的階段時辦理。但是我要在本大會中提出一點。

<sup>10</sup>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Washington Center of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A Study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59), p.7.

一三〇。達致裁軍協定的事不是我們能夠袖手旁觀，聽由各大國辦理的事。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各大國的協議，尤其是如果沒有兩個最強大的國家的協議，有效的裁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中小各國在此中也有重大關係。核武器的戰爭將波及全世界，我們必須能在防止此種大禍的努力中有說話機會。我們在聯合國中可以提出最有用的貢獻。聯合國指派了一個裁軍委員會，所有各會員國均有代表參加。這是我們應該抓緊的機會。在這個講臺上，我們應以聯合國會員國及小國代表的地位，以冷靜客觀而超脫的態度，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我確信出席大會的所有各國的集中智慧，在委員會最有經驗的主席的領導之下，當能產生可能協助各大國就爭論事項達成協議的提議。對軍備或保持權力政治均無直接興趣的各小國在這方面最可對各大國有所協助。

一三一。因此我國代表團建議裁軍委員會應在大會本屆會閉幕後早日開會，繼續研究此項問題，至獲得解決辦法為止。我們希望該委員會不要再沉睡一年，到下屆大會快要開會時方醒，有氣無力地表示它還活着。各小國必須努力做到使裁軍委員會能發生其最大功效。聯合國同時亦應以一切努力，使各大國，當然包括各核武器國家在內，在十國委員會或它們所要設立的任何其他討論機構中恢復其裁軍談判。它們對全體人類負有重大責任，它們負有主要責任。我們希望它們能夠克服其相互的猜疑，建立可以得到諒解及善意的範圍，並且真正尋求可能造成停止軍備並導致世界和平的協議。

一三二。如我適纔所說，我國代表團不欲在一般辯論中討論各大國提出的裁軍計劃。我們欣悉雙方均表示願意修改它們的計劃，以求適應對方提出來的各點。這是有待進行的談判可能成功的最有希望的一點。我將提到一個重要的發展來證明此點，這就是蘇聯接受法國所提關於廢除發射核武器工具的提議。我們很知道在日內瓦提出的蘇聯計劃中列有此項提議。這是一個關係遠大的提議，但是有一個困難。蘇聯在接受該提議並把它列入蘇聯裁軍計劃第一個階段的時，卻沒有在該階段中列入常規軍備的問題。這當然引起了西方國家的異議，它們不能同意一個在第一階段中包括銷毀核武器發射工具及廢棄基地的規定但仍保持常規軍備方面所佔優勢的計劃。

一三三。因此我們欣悉蘇聯國務院總理在一般辯論過程中〔第八六九次會議〕對本大會的發言，他同

意考慮到這一點，在第一階段中也列入裁減常規軍備，使這個方案得趨平衡，因之比較易於接受。

一三四。我提到此點，只是以之為例，以示雙方可以表現它們願意儘可能互相適應，探求達致協議所必需的通融。如果我有時間，我還可以指出若干其他事例。我只要簡短地提到艾森豪總統在這個發言臺上所說的話〔第八六八次會議〕，他也對美國所提的計劃，甚至對在十國裁軍委員會決裂時提出的最後一個計劃，作了若干修改。總統在他的發言中甚至對那個計劃也建議作若干修改，作必要的通融，以求達成協議。

一三五。世界人民所要求的是一個協定，不再有任何拖延，因為他知道他們已在懸崖的邊緣。人民的呼聲應該高聲怒吼，抗議任何新的拖延。本大會必須確實做到使世界人民的呼聲在此事中發生決定的作用。這是我們在本屆中所負的明確責任。

一三六。我在發言之始提到大會主席很適當地稱本屆大會為“人道大會”。讓我們以我們的討論及我們

的決議使它成為這樣的一個屆會。憲章既規定要我們竭盡所能，“免後世再遭……慘不堪言之戰禍”，讓我們在全面澈底裁軍方面，對這個方向採取我們力所能及的任何行動。憲章既規定要我們“重申基本人權”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讓我們決定把不論在任何地點或以任何方式存在的殖民主義的最後殘餘一舉肅清，以履行此項義務。憲章既規定要我們“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讓我們對世人證明我們並非不感覺也非不顧到人類所面臨的社會及經濟問題之巨大。如果我們能對國際義務的這三個主要方面的每一個發生不管如何微小的影響，則在最空前及最有歷史意義的情況之下開幕的本屆大會就當然值得被歷史稱為主席所說的“人道大會”。

一三七。我國代表團誠懇希望並祈禱在今後的這幾個星期及幾個月內，我們將致力於這些任務及這些理想，充分認識我們人類同胞們的生命、快樂及福利都真正操在我們的手中。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 第九〇二次會議

A/PV 902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 議程項目八

#### 通過議程(續前)

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A/4520)(續前)

一。主席：大會現在繼續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中所建議的，進行審議第十五屆會議程所列各項目的分配問題。

二。除大會業已直接分配給全體會議的項目外，還有文件 A/L.312 及 A/L.313 中所載蘇聯提出的兩件決議草案。<sup>1</sup>我請大會注意這兩件決議草案中的第一件，它提議“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的項目應由全體會議處理。

<sup>1</sup> 嗣經編為 A/L.312/Rev.1 及 A/L.313/Rev.1 作為修正案印發。

三。關於這項提議，我請蘇聯國務院總理發言。

四。Mr. KHRUSHCH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蘇聯政府曾要求[A/4501]將聯合國會員國通過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的問題，列入大會第十五屆會的議程。據我們的意見，這問題必須由大會全體會議討論。

五。把過去遺留下來的可恥的殖民制度從人類中消除的這個國際問題的特別重要，乃是每一個人均極明白的。有幾十個民族和國家已經擺脫了醜惡的殖民桎梏。所有各民族從殖民壓迫下獲得最後徹底解放的時機已告成熟，這個問題現在特別嚴重迫切。

六。迦納總統恩克魯馬先生〔第八六九次會議〕，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第八八二次會議〕，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總統那賽先生〔第八七三次會議〕，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先生〔第八八〇次會議〕，古巴總理卡斯特洛先生〔第八七二次會議〕，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團團長舒開里先生〔第八七九次會議〕，以及許多其他代表均在本屆會發言表示這種意見。